



南海实验初中学生记者作品选登

定海街头撸串记

七(8)班 洪全桦(证号A3046)

今天,老爸意外收获了一份“惊喜”——定海古城“啤酒烧烤节”百元代金券。我们一致觉得,如此“天赐良机”岂能错过?于是当即拍板,直奔烧烤店。

一进店门,琳琅满目的食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冰柜里,各式各样的烤串整齐排列,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平日被我冷落的玉米串、素净的白菜串,此刻也显得格外可爱,纷纷被我“请”进了餐盘。不一会儿,盘子里便堆起了小山,满载着我们的期待。

烤串很快上桌,带着胡椒粉和辣椒粉特有的辛香,早已调皮地钻入我们的鼻腔。定睛细看,饱

满的肉块上均匀地裹着各种调料粉,油光锃亮,让人垂涎欲滴。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串,顾不得烫,便送入口中。刹那间,麻、辣、鲜、香各种滋味在舌尖交织,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,令人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

天色渐暗,街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:店员们忙碌地穿梭着;食客们或三五成群举杯畅饮,或围坐撸串谈笑风生,更有阵阵爽朗开怀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……眼前这幅喧嚣而温暖的市井画卷,充满了平凡生活的勃勃生机。这一刻,我忽然觉得,手中握着的不仅仅是几串烧烤,而是一口人间烟火啊!

转角遇见美

七(6)班 方郑绮(证号A3032)

放学时分,天空忽飘冷雨。我攥着布满红叉的试卷,在街巷间低头踟蹰。雨水顺着发梢滴落,心似雨幕中湿透的纸鸢,被那些刺目的红叉拽着沉沉下坠。

迷途之际,转角处一块斑驳木牌截住我的去路。“修伞”二字被时光啃噬得模糊不清,却在雨水中泛起微光。推开发霉的木门,暖黄灯光如蜜糖般流淌开来——老人端坐灯下,正将一根伞骨对准光源细察。他额间的皱纹是岁月用刻刀雕出的年轮,布满老茧的十指却灵巧如蝶,在金属伞架间翩跹游走。

“修伞?”老人抬头时,眼角的褶皱里蓄着笑意。我摇头,目光却被桌上孔雀蓝的伞面粘住。那抹蓝像深夜海面上跃出的月光,在他粗糙的掌心徐徐舒展。断裂的伞骨在他指间咔哒归位,锈蚀的关节被抹上油脂,整个动作如禅师沏茶般行云流水。

雨声渐密,敲打铁皮屋檐奏出安魂曲。老人忽然将修好的蓝伞递来:“试试。”伞面撑开的刹

那,无数细碎光斑在室内流转,仿佛他修补的不是伞具,而是被打湿的时光。那些金属部件在他手中重获新生,如同我的困惑正被某种古老智慧悄然熨平。

“伞骨断了能接,伞面破了能补。”老人用改锥轻敲伞柄,“可要是自己先泄了气,就真成一堆废铁了。”他说话时仍在穿针引线,银针带着丝线在伞面游走,缝补的裂痕渐渐开出一枝墨梅。

我忽然读懂了他皱纹里藏着的话语。试卷上的红叉何尝不是生活的裂痕?而修补的奥秘,或许就藏在这方寸之间的专注里。离开时雨已停歇,夕阳为湿漉漉的巷子镀上金边。回望那个低矮门廊,老人正将新修的伞挂上门楣,孔雀蓝在暮色中轻轻摇晃,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

岁月流逝,我依然记得,那个雨季的黄昏,一位修伞人用他布满沟壑的双手,为我接好了第一根折断的伞骨。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启悟,藏在最平凡的转角处——当我在迷途中学会俯身,尘埃里自会显现光的纹路。

大漠中的“孤勇者”

七(8)班 秦宇凡(证号A3041)

我有幸去过一次新疆,在那里,我明白了什么是坚守。

有别于王维笔下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我去过的大漠风沙漫天,极目远眺,除了风沙还是风沙;往近处看,一道道干沟——据说是干了的河道,四周空旷,但在我面前,一棵高大的胡杨树显露出来。

我不禁心生疑惑:这么恶劣的环境,是怎么孕育出生命的?这样的沙漠,谁来给它足够的养分?走近这棵胡杨,一股苍凉感迎面而来,树身弯曲粗壮,如同一条从深渊而来的虬龙。树皮干裂,裂开一道道纹路,如同巨人身上暴起的青筋,彰显着无穷的力量。一些枝条早已干枯,却依然顽强地向

上伸长脖颈,这是一棵多大的胡杨呀!我凝视它,仿佛听到了它与风沙搏斗的声音。

当地人说胡杨“生而千年不死,死而千年不倒,倒而千年不朽”,也许马可·波罗游历中国时曾在它的枝叶下乘凉,但如今,只剩它,永远地在这里屹立。

看着这棵坚守的胡杨,我想到了边防战士在恶劣环境下坚守岗位的艰辛;想到了苏东坡遭遇“乌台诗案”,却依然唱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;想到了范仲淹虽被贬谪,却依然坚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如果说白天的大漠热情似火,那夜晚的大漠可谓凉薄如水了,面对如此大的温差,那棵胡杨正以顽强的意志同寒冷的夜晚搏斗,这就是坚守吧!

藏在雨水里的爱

七(8)班 户星谕(证号A3043)

嘀嗒,嘀嗒,雨点簌簌落下,那是爱。——题记

景区的小径比较难走,还下着雨,难免会有水洼。本没预料到会下雨,我和妈妈只带了一把小伞。刚进繁荣的小巷,雨水就迫不及待地云里跳下来,给充满故事的地方来一场“天然沐浴”。

我走在前头,妈妈走在后头。我微微提着裤子,踮起了脚尖,一步,一跳,时不时又突然歪一下身子,装作要倒了的样子,逗得妈妈“咯咯”直笑。雨愈发大了,我也不再“跳房子”。同时,母亲疾步走上来,用伞撑起了我的晴天。

母女二人手挽着手,齐了脚步,向深处走去。妈妈的头微微靠在我的肩上,经过岁月的侵蚀,她的身躯有些佝偻了,发丝间隐着的几根白发,也述说着无尽的辛苦与付出。“妈,看那雨从屋檐落下,好看吧!”我侧过头,小声说。妈妈不再向前走,抬头“痴痴”地看着那房檐,眼里充满了色彩,自

言自语:“好看啊,还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在屋檐下看雨了,还会用手去接……”我听着,心里泛起了一阵波动。

继续向前走着,突然,我的脚好似踏入了一个深坑,身形不稳,我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。“啪”一声,泥水四溅。我狼狈地坐在地上,扯着泥裤子,愣愣地盯着脏衣服,一股脾气忽然涌了上来,在察觉到我摔倒的那一刻,母亲“蹭”一下回过头来,惊叫了一声,丢了伞,胡乱地在口袋里掏纸巾。她蹲下身,看着我身上的脏渍,一点一点擦去了泥水,掸去了沙石,一边整还一边说:“走路小心点,雨天地滑,容易摔……”我仔细看看,她的后背也被溅上了泥浆,半边肩膀已经湿了,雨水顺着她的发丝落在地上,乌发紧贴着脸颊,我什么都没说,只是站了起来。

母女二人沉默地继续走着,我又望见那抓着伞柄又有些倾斜的手,我伸出手,轻轻把伞扶正,又往母亲那偏了点,谁知,那伞好似装了弹簧,竟又往我这倒过来。雨,很大;爱,很暖。



花开富贵

七(11)班 曹辰浩(证号A3054)